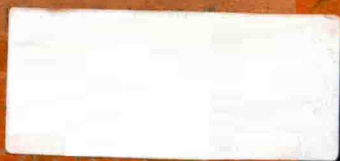


周樂山著

新愛的教育





第一章 友誼

大約是一九一八年的春季，我考進了故鄉的高等小學校；記得那時候，我只有十歲的光景，能够在高小讀書，可算是很光榮而幸福的。

因爲那個時代的新式教育很不發達，所以一般中產階級或商人的子弟，是很少送在學校裏讀書的。他們只是在私塾裏讀讀啓蒙書，認認幾個字，學學珠算罷了。至於一般下等階級的子弟，那他們就連私塾也不進的；只是在商店或作場裏做做學徒罷了。

我的父親雖說是個小商人，但他的思想卻是很新的。那是因爲他曾經參加過所謂「共和黨」，在黨內得到了一點維新和改革的皮毛的原故；所以，極力容納了同黨的勸告，把我送進新式的學校去讀書。因此，本地方的頑固的紳商，都稱他爲新派。而那些沒有機會「讀洋書」的孩子，是極其羨慕而稱讚我的。

在高等小學校讀過一學期，我結識了兩個很好的朋友。一個叫做謝榮生，他的父兄是開花行的。一個叫做汪芝齡，他的父親是個醫生兼小學教員。他們兩個父親的地位、環境，和

事業都要比我的父親強多了。因了我們三個天真孩子的友好，我們的父親卻也就彼此來往得密切了。

每逢假日，我便到榮生的家裏去看他。這時候，他那老年曲背的父親總是笑嘻嘻地招呼我，隨即向裏面喊道：

「金狗，朋友來了。」

於是，榮生慌慌忙忙地跑出來見我。照例，我總要提出他父親所喊的「金狗」那個小名來取笑他。同樣，他也叫我的小名。兩人說說笑笑，十分有趣。

有一次，我去看他。他正躺在椅上，看着一本什麼書。我跑攏去一看，纔知道那是一本舊式的歷史小說，三國志演義。他告訴我，那本小說很好，是他的父親指定給他看的。他也勸我去買一部看看。

於是，他把書裏的大意開始說給我聽：

「在漢朝時候，天下很亂。有三個英雄，那就是劉備，關羽，和張飛。他們三個人在桃園結爲三兄弟，然後領兵去攻打黃巾賊子……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



「我還不曾看到結果。聽父親說，後來劉備做了皇帝。但關、張兩人，卻不幸在打仗時被人殺死了。」

「啊，這是多麼好聽的故事呵！」我不禁稱讚了一句。

「所以，成忠，你要買一部去看看。」

於是，我回到自己的家裏之後，便要求我的父親給我買了一部三國志演義。我很快活地日日夜夜看着，不到一個月，便把全部看完了。結果呢，我的腦筋充滿了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。

後來，芝齡到我的家裏來看我時，我也像榮生勸我一樣，勸他看看三國志演義。結果呢，我們這三個天真爛漫的孩子，都成了英雄主義的崇拜者。

於是，在清明節期那一天，榮生發起我們三個人到對河的黃牯山上去野遊。我們各人都從家裏拿了一些酒食，臘腸，糕點之類，榮生又預備了一份香燭和一些爆竹。我們渡過了澧水，熱熱鬧鬧爬上那座小山。

由榮生領頭，點起了香燭，燃放了爆竹；我們幾個小孩子便結拜成了患難相顧的小兄弟。

「從此以後，我們就成了親兄弟。大家努力讀書，努力做人；彼此互相幫助，互相救援。發誓將來做一番大事業，替社會替國家謀福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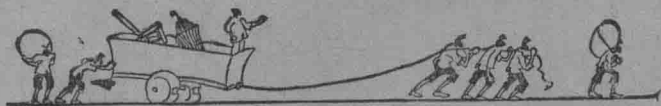
榮生首先發了誓言，我和芝齡也隨即照樣說了一遍。大家便坐在一株大樹下面，開始聚着餐。榮生雖說是個孩子，但卻很能飲酒；一霎時，一瓶酒就被他喝去了一大半。我和芝齡是不會喝酒的，只是爭吃着小菜和糕點。大家吃吃笑笑，談談講講，打打鬧鬧，極其快樂。

一直到夕陽西沈，飛鳥歸林的時候，我們纔興滿意足地走下山來。等到回到各自的家裏，已經是萬家燈火的辰光了。

第二章 安慰

榮生，芝齡，和我三個人，本來一向就很好的；自從結拜爲兄弟以後，感情比較以前更加濃厚了幾倍。每天，大家除在學校裏見面外，總要彼此到各自的家裏來訪看，這差不多已經成爲習慣了。

不僅我們三個人有着很深的交誼，就是我們各自的家裏，也彼此發生了很親密的關係。有時候，我的父親到榮生的花行裏去做生意，他的父親便出來，親自招待，接洽。在做好生



意之後，他們兩位老年人家就開始談到我們的身上來了。不是他的父親稱讚着，誇獎着我，就是我的父親稱讚着，誇獎着榮生。他們兩位老人家是照例這樣客氣着，安慰着的。

拿芝齡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來講吧，他們兩個人的友誼也是很厚的。在前面已經說過，芝齡的父親是個醫生兼小學教員，所以他和我們的家裏以及我自己，時常發生關係。遇到我的家人有什麼病痛的時候，我的父親總是請他來診治；他總是盡盡義務，不收診費，而且診治得特別留心。如果我害了什麼疾病，那末，不消說，他老人家給我診治得更加留心了。

同樣，芝齡的父親和榮生的父親，他們兩個人的感情也是很好的。不論有事無事，只要有機會見面，他們就要在一塊兒談着各自兒子的情形，照例又是彼此互相讚美着，安慰着。

不僅我們的父親是這樣，就是我們的母親，也是有着幾分感情的。在閑暇的時候，她們就互相往來，在一塊兒談着我們三個孩子的事情；有時候，她們也一道到廟裏去燒香敬神，或是在某個的家裏打牌，吃飯。總之，她們變成了很好的朋友和同伴。還有更奇怪的，就是：除我們的父母之外，我們家裏的兄弟姊妹，甚至於鋪夥和僕人，也都成了朋友似的。

有一天，芝齡走到我的家裏來玩耍。每次每次，他來到我這裏，總是很快活的，有說有笑；

但是，這次，他卻顯出了悶悶不樂的樣子。我很奇怪地問他有什麼心事，起初他不肯說，後來纔慢慢把緣因說出來。

「我的父親害着外症，很是厲害。因爲在這里找不到有本領的外科醫生，所以，要到省裏去住醫院。我的哥哥已經於前日領着父親，搭輪船動身了。」

「啊！我只有三四天不會到你家裏去，你的父親不幸就害了病了！怎麼他到省裏去診病，你怎麼不告訴我呢？到現在你不說出來，我還不知道呢。」我含着幾分驚愕的意思，說道：

「我不願在事前告訴你，因爲怕你知道了擔心麻煩的緣故。」

「這，有什麼擔心麻煩的呢？你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，他老人家不幸害了病，我們做晚輩的人是應該來服侍他的湯藥的。芝齡，你真是太客氣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他老人家既然到省裏去了，好吧，就讓我到你的家裏去看看你的母親吧。她一定是很憂愁的呢。」我說過話之後，就邀他一道走出自己的家。

一會兒，我隨着他走到了他的家裏。他領我到他母親的房間裏。我看見她躺在牀上，假睡着，像是很憂鬱的樣子。他便走攏去，對她說道：





「媽媽，坐起來吧。成忠來看你呢。」

「成忠。」

於是，她睜開眼睛，用手掀開棉被，坐起身來；對我看了看，又笑了一笑，纔開口說道：

「謝謝你，成忠，我很好。」

「伯父害着什麼外症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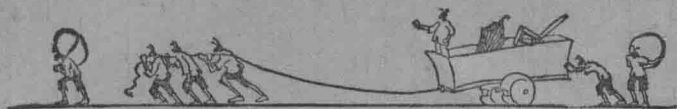
「頸上長着惡瘡，又腫又壞，十分危險！」

「他到省裏去住醫院，當然容易診治。」雖說我明明知道那種惡瘡的厲害，但是，恐怕增加她的悲哀，我不能不這樣說着安慰的話。

她隨即下了牀，拿出一些點心，叫芝齡陪着我一道吃。後來，她又留我吃了晚飯，纔叫芝齡送我回家。在我臨行的時候，她對我說了一些感激的話，並且囑我代她問候我自己的父母。

第三章 榮生的感化

第二天，我到榮生的家裏去看他，順便把我昨天去看芝齡母親的事告訴了他。我的意



思，是要他也到芝齡的家裏去走一走，安慰安慰他的母親。

「但是，我不高興去。」他表示着意見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我不願意見他的母親。那個老太太的神氣怪難看，說起話來容易傷人。記得有一次，我不曾留心，說錯了一句話，她便毫不客氣地責備着我，好像責備她自己的兒子一樣。」他的話好像有點理由。

「固然，你也有你的道理。但是，我總覺得你應該去看看她。」說到這里，我不願再說下去。

「我們談談別的事吧。」他敷衍似地說道。

於是，我再不提到那事了，只是翻看那些由省裏寄來的報紙；不過，總以爲他的話是缺少理由的。因爲他的性情很剛愎，富有自信力，所以我遇着什麼事情，只好隨他的意思，不去和他計較。

這時候，榮生的父親躬着背走來了。他用手指理理他那黑長的鬚，然後，撫摩撫摩我的頭。



「伯父。」我照例叫了他一聲。

「喂！我的乖孩子！」他嘉獎了我一句，繼續說道：「怎麼你們兩個人默默的，不說話呢？大概又有什麼事情，鬧了意見吧。」

榮生低着頭，一聲不響，彷彿不理會他父親的話的樣子。我本來不想把剛剛的情形告訴給他聽，那是因為怕使他知道了要責備榮生的緣故。但是，轉想若不把真情說出來，那末，又犯了不誠實的罪過，所以，我終竟還是說出了實話。

「芝齡的父親害了病，已經到省裏去診治。他的母親在家裏很憂愁，昨天我已經去看過她一次。今天我要榮生哥也去看看她，但是，他不肯去。」我恐怕說得太多，容易使榮生受得更大的責罵，所以，只好說到這裏就停止不說了。

「榮生，你爲什麼不去看看芝齡的母親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他的母親就是你自己的母親，這一點你都不明白嗎？他的母親的憂愁，就等於你自己的母親的憂愁。如果你自己的母親有事情憂愁，你是不是要安慰她呢？那末，他的母親有事情憂愁，難道你就不去安慰她嗎？」

「還有，在芝齡方面來說，你和他就等於兄弟一樣。現在，他爲着父親的疾病而憂愁，難道你也忍心不去看看他，安慰他嗎？」老年人說得十分和氣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說不出理由吧，那就是沒有理由。去吧，請成忠領你一道去。芝齡和他的母親很需要你的安慰呢。」

榮生點點頭，表示服從的意思。於是我便和他一道走出他的家，朝芝齡的家裏行去。驕傲的孩子已經被他父親的話語所感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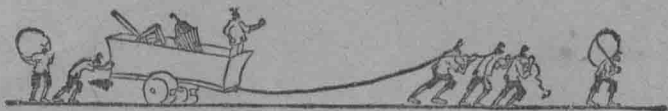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笑話

芝齡從榮生的家裏走來看我。因爲榮生昨天到過他的家裏，看過他的母親，他爲感激他的好意起見，所以，今天要去回看一下。他可算得一個有禮貌的孩子呢。

「你的父親可有回信來？」我問着他。

「沒有。大概不遠了吧。」

「希望他老人家的瘡趕快痊愈！」



「唉！不知道怎樣啊？」他的話語充滿着感傷的情調。

「『吉人自有天相』他總會醫好的。——不知怎地，自從我知道他得病以來，我的心裏就感到極度的不安。你的悲哀就彷彿是我的一樣。」

「謝謝你的美意！」

我聽了他的回答，覺得他太客氣了，便勸他以後不要那樣拘於形式。他點了點頭，笑了笑，表示着默許的意思。

過了一會兒，我向他打聽榮生今天在家裏做些什麼。於是，他又含着微笑，說道：

「問到他，哈哈，那纔有意思呢！成忠，你猜猜看，他今天在家裏做了什麼事？」

「什麼事呢？」我也含着微笑，反問他。

「哈哈笑死人！他挨了他父親的一頓飽罵！今天，他留我在他的家裏吃午飯。我是和他的家人同桌吃飯的，在吃飯時，他鬧出了一些笑話。」

「什麼笑話呢？」

「榮生不愛清潔，簡直成了習慣，這是你所知道的。加以，他又是個近視眼，所以他臉上時常塗着一些醜醜東西。在今天吃午飯的時候，同桌的人們總是注視着他的臉上，癡癡地

發笑。」

「我朝他仔細一看，天呀！他簡直像鬼怪一樣！他臉上塗着一塊塊的黑墨，這大概是在習字時，經手指誤塗在臉上的。還有他那兩個鼻孔裏時時掉出骯髒的鼻涕。他那樣子一點也不像是個十二三歲的大孩子呢。」芝齡說到這裏，歇了歇氣。

「他的父親看見了他那副鬼像，便罵了他幾句，叫他下桌去揩揩臉，噴噴鼻涕。誰知道在他重復坐上桌子的時候，他忽地用手指捏出了一把鼻涕，順手往後面一拋。可巧，那把鼻涕恰恰被拋在旁邊的飯桶上面！這又給他的父親看見了，便命令他拿揩布，去把飯桶上的鼻涕擦乾淨。結果呢，他又當在衆人的面前，挨了他父親的一頓飽罵！當時我看見他那種可笑而又可憐的情狀，真是替他坐立不安呢。」他說完了話，望着我發笑不已。

「實在，榮生太不講究衛生了。」我接着說道：「他不僅僅不愛清潔，而且對他自己的身體，以至於衣食住，都不講究衛生。這是很不對的。」

「是的，年輕人是應該講究衛生的。譬如，我們要常常沐浴咯，盥洗咯，換洗衣服咯，早睡早起咯，飲食有節制咯等等，都是很緊要的衛生工作。我們爲了自己的康健，必須要時時實行。」





「對，你的話不錯。榮生是我們的兄弟，我們必須勸他講究衛生纔好。」

第五章 體育運動

芝齡和我已經商量過，我們每天必須有適當的運動；那是因為我們，尤其是榮生，必須借運動鍛鍊身體的緣故。這事是由我們兩人發起的，已經徵得了榮生的同意。大家決定從今天早晨起，實行着體育運動。

天剛黎明，芝齡就跑到我的家裏來邀我。他穿着翻領襯衫和短褲，長襪和跑鞋，顯出十分有精神的樣子。我把他的樣子打量了一陣，覺得他是很康健而強壯的，便向他笑道：

「真是一個體育家呢！」

「快點穿衣服吧，我們好去邀榮生。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我們還要到野外去操練呢。」於是，我快快洗臉刷牙，換上了一身輕便短衣短褲。他一手拉着我，便往榮生家跑。

等到我們走進榮生的臥房，見他還靜靜地睡在棉被裏，好像正在大夢未醒的樣子。芝齡便走到他的牀邊，一手掀開了他的棉被，叫道：

「榮生，起來吧！我們要操體操了。」



「還早呢。」他睜開了惺忪的睡眼，說。

「起來吧！起來吧！」我等得不耐煩了，便走攏去把他拉起來，催促着他。

「你們兩人來得這麼早！哈哈，春天真好睡呢。」他已經從牀上爬起來，在扣着衣服的紐扣。

「榮生，我們都是年輕的孩子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必須富有生氣纔行。以後，我們要改去昔日的惰性，早睡早起，操操體操，鍛鍊鍛鍊自己的身體。」我這話是專對他而說的，因為在我們三個人中間，只有他一個是惰性很深，而且不好運動。

「好的！我們決定這樣實行。」

榮生說過這話之後，便很快地穿好了衣服，梳洗了頭臉，和我們一道走了出來。

這時候，不過只七點多鐘的光景。街上的店舖雖有大半開了市，但是，行人還是很稀少；只有幾個鄉下人擔着小菜擔子，在街上走過，叫賣着。

我們看見街上沒有日中那般擁擠，便決定用跑步跑過街市，這樣，當更能表現我們的尚武精神了。於是，由我領頭，扯起腿桿，向前飛奔着。芝齡隨在我的後面跑着，榮生呢，卻離開我們很遠。沿街店舖裏的夥計們，看見我們這幾個短衣短褲的孩子跑過街市，都向我們注



視着，笑着，意思好像在讚美我們。我們就更加起勁。

一會兒，我們跑完了街市，經過了那市尾的大石橋，又繼續向前跑了不遠，便在一個池塘旁的大樹林下面停了下來。我們三個人成排地站着，各人開始做着深呼吸的運動。

深呼吸的運動，是我們在學校裏做過的，所以，我們在這裏做得很純熟。我們成直線站着，各人只隔着兩三尺的距離。大家同時把胸部挺出來，兩手從身旁漸漸高舉，一直到肩上一面就用鼻孔盡量吸收新鮮空氣；如此兩手在肩上稍停，就又徐徐往下垂，恢復到原來的地位，一面則將肺中的氣呼出。就這樣往返地運動着，使我們的肺部一伸一縮，行過幾十遍之後，我們還捲動，擺動着我們的手指，使血液循環得很敏捷。

隨即，我們大家又做着柔軟操：你一手伸出來，我一腳縮進去，喊着：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」的口號，非常好玩而有趣味。我們一壁做着晨操，說着笑話，一壁看着那野外的春天的朝景。鳥兒在樹林裏歌唱着，魚兒在池水裏跳躍着。幾匹牛馬散落在附近的草地上，用着牠們的早餐。鄉下人不斷地走過石橋，到街市上去做他們的買賣。一切都呈現着勃勃的生氣。

我飽覽了一陣鄉村景物，心裏感到十分的舒適。榮生和芝齡兩人也是喜氣洋洋的，格外顯得天真而可愛了。我們這幾個居住在煩悶街市上的孩子，現在，和那含滿春意的鄉村

接觸，真有說不出的快樂啊。

我們做完了晨操之後，緩步回到街市來。在經過那座大石橋的時候，大家還回轉頭來望了望鄉景，彷彿極其留戀的樣子。於是，我對他們說道：

「讓我們朝朝陶冶在這自然的美景裏吧。」

第六章 工作

是禮拜日的下午，我因為不高興出去，就在家裏休息。

這一天，恰巧我們鋪裏的生意很忙。父親一大早就領着夥計和布客們，到街上做生意去了，一直到這時候，還不曾回來。自己鋪子裏的生意又很忙碌，沒人經營是不行的。所以，我的母親不得不從內房走出來，到櫃房裏來經營門市上的生意。

不過，我還有個小妹妹在家裏，母親一出來照顧生意，就沒有人看護她了。於是，我就自告奮勇權來做了她的保姆。拿着玩物逗她來嘻笑咯，給她服侍食物茶水咯，給她唱着催眠歌，使她入睡咯等等，凡是保姆做的工作，都由我來做。

正在這時候，榮生到我的家裏來看望我了。但是，妹妹還睡在我的懷裏，不曾睡熟，所以，

